

的概率应该是蛮高的。

鉴于“长江口二号”古船保存完整、船载文物数量大，足以支撑建成一座极具世界影响力的古船博物馆，上海市委市政府决定选址杨浦滨江上海船厂旧址，利用两个老船坞和保留的历史建筑，筹建“长江口二号”古船博物馆，考古人员将在此地逐步揭开这艘清代沉船的重重谜团。可以同步开展考古发掘、文物保护和展示教育，以及考古与非遗活态体验、国际水下文化遗产的科学研究等，古船博物馆非常“多功能性”，未来，市民朋友们漫步杨浦滨江的生活秀带，一边充分领略水下考古的神韵魅力、自豪于中国考古学特别是水下考古在国际考古学界影响力及话语权的提升，一边沉浸海上丝路的瑰丽传说，定然心旷神怡，乐而忘返。

“长江口二号”古船博物馆是

水下文化遗产的保护方式之一。魏峻表示，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水下文化遗产保护公约》提倡原址保护，“不过首选原则并不意味着是唯一原则”，具体情况具体分析。

“当文化遗产在水下保持稳定态，我们尽量采用原址保护。反之，比如有大量船货的沉船，面临被不法分子盗捞的风险；或容易遭到自然环境、渔业作业、海洋工程的破坏，就采用考古发掘或者迁址保护的方式。”

发现沉船后，考古人员须下水布设探方，在其间做相应的清理，提取考古资料，掌握文物信息。而之所以这次‘长江口二号’采用弧形梁非接触文物整体迁移技术打捞，是因为发现水域能见度极差，正常的考古工作无法顺利开展——试想，下水后黑漆漆一团，绘图、照相等信息采集工作如何完成？唯有先科学、安全地把沉船“打包”，搬到

岸上方便人工控制的场所，方能从容开展后续工作。

与“长江口二号”、移驻“水晶宫”的“南海I号”不同，重庆白鹤梁水下博物馆属于原址保护的方式。广东“南澳I号”的船体仍在原地，做了金属框架的保护屏障，也算一种原址保护——值得一提的是，考古人员定期回访，对这道金属保护屏障采取“牺牲阳极保护法”，“保护之保护”足见用心。魏峻指出，沉船出水只是“万里长征第一步”，后期的文物保护工作，远比前期考古发掘工作耗费的时间长，路漫漫。“进度较快的话，预计‘长江口二号’的考古发掘工作大概四五年能够做完，但给木质沉船做脱盐脱水的保护处理过程，也许要维持十几年呢。”

下图：长江口二号”古船打捞启动仪式。
摄影/王凯



回眸

回顾起步较晚的中国水下考古事业，一切要从上世纪80年代说起。

1985年春天，中国南海，英国打捞船盯上了一艘清乾隆时期离开广州驶向荷兰阿姆斯特丹途中失事的中国商船。1986年4月，一大批青花瓷在阿姆斯特丹克里斯蒂拍卖行拍卖，国家文物局急派陶瓷专家冯先铭、耿宝昌一探究竟，发现这批青花瓷质地、釉色、纹饰典雅华贵，款式符合曾经的年代潮流，应该是中国的外销瓷器。而这批对研究中国外销有着巨大意义的青花瓷，正来自于那艘乾隆时期沉没的中国商船。6月，新华社题为《我国陶瓷专家建议重视水下考古工作》的文章，引起中央有关领导的重视。